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四十九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昭惠復興楚國 白公之亂 惠王滅陳附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攷證 史記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

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

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

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

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
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
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
定矣又何求且我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
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
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
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
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

滅胡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

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

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吳之入楚也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

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

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

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四年春蔡昭侯將

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

軍於倉野使謂隂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

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補逸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孙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我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

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我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

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

兵歸棊昭王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補逸　韓非子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園陳陳未成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從之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

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

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　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

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
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
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
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
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
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

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

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　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

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

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黄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補逸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

盜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
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
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
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
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
帥之其周也足以益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
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
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

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茍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

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令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

之旂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

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

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

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堂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挈領於庭以遂吾行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

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禄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衞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

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列女傳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

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

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縠與葉公諸梁子縠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縠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

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補遺　淮南子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補逸 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

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

泗上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臣士奇曰平王惡積楚國幾亡昭王初立不能改紀其政有申包胥沈尹戌子西子期諸臣不知用而惟囊瓦之是聽辱唐蔡二君導吳破楚辱逮先人之墓及奔走流離始增德慧藍尹涉帑之怨戒子常而貸之救陳卜戰不吉曰再敗楚師不如死乃舍其子而讓羣臣以國義聲感激卒立越章至若違周史赤烏之占拒羣臣祭河之請孔子謂其

知道可為能以晚益者矣其糞除宗廟逐吳師報
唐蔡滅頓胡克夷虎而謀北方幾繼共莊之迹蓋
亦有由哉然當時崎嶇患難如子西之偽為輿服
以保路子期之剳心以盟隨忠亦至焉及其反國
二人協志以靖楚繁揚之敗楚人大惕懼亡而子
西乃喜曰今而可為矣於是遷國於鄀政令一新
後此白公之亂沈諸梁聞子西子期死曰吾怨其
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

之業者夫子也吁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申包胥間關重繭依墻七日卒出秦師逐長蛇而踐復楚之約此其志良苦其義視子員為尤正而又能不貪其賞孫忠峻節豈直魯仲連之流亞耶惜乎文公表縣上之田句踐鑄少伯之貌而昭王自包胥辭賞後未聞别有異數也何以勸天下之忠節乎白公父子陰狡禍賊俱就誅鋤然則子建之不立亦無足惜子西忠貞有餘智斷不足引頸揖盜可謂

大愚葉公子高始而逺害終能討賊至使國人望之如歲雖高子之感魯人何以加焉申鳴殺父雖死其尚有餘恨哉自柏舉以來昭惠相繼俱有令圖巴師至而不煩卜筮直將子國可謂有知人之明食葅吞蛭既恐廢法又恐罪及庖宰其克己順命綽有父風况有子高子國為之秉政戮力協謀故能卒縣陳蔡拓境至於泗上楚之危而復安弱而能強者實賴之於賢君也李芊以鍾建負我不

憚下嫁越姬殉昭王以義不以好漸臺失符寧甘
魚鼈貞姬紡績不慕吳王一時女子奇行照耀簡
冊不獨男子市南熊僚也國亂而偏駁之氣實産
奇人亦可異哉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吴通上國 季札讓國附

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

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

命以死申公巫臣請使於吴晉侯許之吴子壽夢說之
乃通吴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御教吴乗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
行人於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吴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歳七奔命
蠻夷屬於楚者吴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吴於上國　八
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吴　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郯
也以其事吴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九年春會於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補逸　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於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也　十年春會於柤會吳子壽夢也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補逸　史記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

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吳越春秋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

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
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
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於季札諸
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
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補逸　吳越春秋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

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吾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茍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為季歴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絶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

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二十

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吳師大敗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二十九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

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補逸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

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我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

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

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

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

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

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公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眛卒

攷異 吳越春秋十七年餘祭卒餘眛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眛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發明 按餘祭弒於襄公二十九年夷眛卒於昭公十五

年吳越春秋之文與傳殊舛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

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臣士奇曰吳雖泰伯之裔僻處荆蠻椎髻文身無中國之禮檝馬舟宫雲合鳥散亦未嘗有射御驅

侵戰陳之法也自屈巫銜分室之怨導晉通吴又使其子狐庸往為謀主凡中國之長技皆與吴共之於是渡江爭長楚之邊鄙無歲不有吴師于蒲雞澤二役諸侯期吴而吴不至已有輕上國之心晉人不悟必欲連諸侯以䁥就之吴自是益大壽夢遂僭號稱王晉之意不過謂用吴可以制楚不知退一豺復進一狼曾何愈於楚則吴之得通中國楚有以成之而晉亦自撤其藩籬也壽夢賢季

札欲立之又牽於少長之序約以次傳必致國於季子此與宋杜太后之欲太祖兄弟並為天子而終反之於德昭皆誤計也無論歲月綿邈事體未可料假令諸樊餘祭夷昧俱登大耋而季子或不幸而先死則惓惓與賢之意成子虛矣至札之讓國固出至誠然子臧之義可慕而父兄之志亦不可違也季札過徐徐君欲其寶劍還役而徐君已死挂其劍於墓樹曰吾已心許之吁徐君傾蓋之

交也深體其心至於如此獨於父兄之志不能曲成無乃輕重之不倫耶至夷昧既卒又不反國而歸之諸樊之子光使王僚越次得立以啓爭端專諸之刃難免由我之憾矣身為叔父社稷之鎮公子乃坐視骨肉相殘如秦越之肥瘠莫之匡正其得謂之賢乎觀其嬴博掩坎三號遽去札葢曠達而遠於情理者也從來曠達之士視萬物如芻狗齊得喪於一致札之能委千乘者以此而其不能

綏定吳國者亦以此尚何責焉若其觀詩而知列國之興亡入境而辨晉邦之將亂當時名聞諸侯所至傾動顧不翩翩濁世之賢公子哉惜其知經而不知權過讓以生亂春秋所以備責賢者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闔閭入郢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勲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

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

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

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補逸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

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

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

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補逸

呂氏春秋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葢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絶江

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過於吴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伍子胥欲見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

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

吳越春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輙來胥為人少

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為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内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

夜慼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無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别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

尚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讎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沈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

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從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

楚王殺我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

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内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吴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脱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

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之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

為子為蘆中人我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

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
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
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
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
人觀罔有識者翼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
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

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光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伐楚者

非為吳也但欲自復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

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

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于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我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

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

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補逸　史記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

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呂氏春秋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眛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　八年僚遣公子光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

珥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

離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

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

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

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

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

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

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補逸 新語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别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

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太叔聞之曰
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
矣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
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
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
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補逸 吳越春秋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

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
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
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
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
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

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吾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補逸　吳越春秋闔閭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䰟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

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邪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溼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柰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欲

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廪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絶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

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宇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

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劒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劒聞於王使子作劒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劒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

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鑠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槖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縵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

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寳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宫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

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
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來奔闔閭見白喜而問
曰寡人國僻遠東濵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
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
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横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
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
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

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外言也豈有内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吴王　白喜來奔吴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州犂之孫平

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郄宛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妒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郄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

知平王大怒遂殺郄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吴故來請見之

發明按伯嚭即白喜也非郤宛子伯州犂死於郟敖之難安得誤以為郤宛且誤以伯嚭為郤宛之子乎今取吴越春秋附録於左氏殺郤宛之後以明伯嚭雖因郤宛之事而出而非郤宛子也

吴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

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懼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

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没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神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

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
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
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
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詰
責恨怒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
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

登其堂不閑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禦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

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

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
里吾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明智之人獨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
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
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
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
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

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

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居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

嬌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補逸　吳越春秋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戍

告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犂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誅誅之流謗於國至於今日其言不絶誠惑之葢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鋭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

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

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

胄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逺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

子胥之謀也

補逸 吳越春秋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内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

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名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説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邪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宫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兠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

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說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

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說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葢餘燭傭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

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名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

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

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劒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戸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戸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說遂以為寶闔閭楚得湛盧之劒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待

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

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吴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補逸説苑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如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

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補逸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

賔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文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

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積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

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　伍員爲吴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吴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吴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吴冬蔡侯吴子

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

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宫子山處令尹之宫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吾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

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惟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

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補逸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

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昜無楚也昜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
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
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
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
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
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
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

者不正乘敗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吳越春秋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

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
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
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
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
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令於國有能還吳
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
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
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道也

越絶書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之柰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吴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

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讐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郢昭王亡闔閭

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以死守之不敢

承命於是吳王懋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淮南子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吳越春秋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

奢白州犂而恩不絶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邪王邪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孳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决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

幾絶鄉士悽愴民惻悷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臣士奇曰楚自熊通以來奄王坐大薦食諸姬齊桓晉文僅能擯斥未嘗即其國都而大創之也闔閭狥蔡侯之請踰越江淮五戰遂至於郢焚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昭王出走幾定其國然而仁義不施宣淫窮毒楚雖撓敗父兄子弟怨吳入於骨

髓爭起而逐之不待無衣賦而知吳人之不能久於楚矣伍員抱父兄之痛貫弓櫜劍側身間道痛哭於荒江乞食於吳市不忘尋仇卒酬所願此心即皇天后土猶將鑒之至其淫逞之過乃託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說噫其甚矣夫父死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又曰君命天也死天命誰敢讐之乎且員父兄之見殺爲之首惡者費無極也平王爲讒人所搆失在不聰員所欲得而甘心者宜在

無極而不在平王也及無極被誅恨亦可以少釋矣未幾平王復殂乃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則非手刃平王將遂不得伸其志耶至鞭屍撻墓班宫處室辱逮父母之邦慘被欒扈之曲恐骨尚有知亦傷心而不忍聞矣子胥復讎其事最烈亦最奇一時江上丈人掩壺漿而自覆瀨水女子哀王孫而湛身乃至孫子之用兵䕫及寵姬專諸之刺僚禍生魚腹要離之刺慶忌如捽嬰兒

莫邪水走而亡楚鴻稽一呼而着胸皆事之最奇者若夫楚失一胥而郢幾墟吳得一嚭而國終破天以兩楚人為報復相尋之終始不尤異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十